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十四

明 叙南張 岱著

劉大夏列傳

劉大夏華容人天順甲申進士改庶吉士辭館當留部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尋爲郎大夏明練兵務所奏罷多當 上意大司馬倚重焉是時汪直欲求開討安南索下安南舊牘大夏匿弗予尚書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兵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

書悟乃已朝鮮貢道繇鴉鶻關路迂迴奏請繇鴨綠江大夏謂繇鴨綠江便誰不知顧迂之而待今日始有微意乃弗許發大同師火作倉卒告警大夏規調兵食有餘太宰才之欲留佐樞而大夏堅求補外得福建參政已遷廣東右布政使巡崖山爭大忠祠及宋慈元后陵淡然以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稱乃謀立廟轉浙江左布政廣東陳獻章以道學自命少許可獨與大夏善當稱

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今人即古人中亦未易多得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詔進大夏右副都御史往治河祀河神而所焚帛灰結若人形物議洶洶大夏不動乃自上流孫家渡疏其壅可三十里復疏四府營之壅可十里縣長堤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五旬而河成功重督糧運于徐有負違甚入為戶部左右侍郎十年出治邊餉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則且取禍大夏

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伏
至彼國之至邊各關又必得其要領乃榜通衢云某
倉缺粮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願輸若米自十
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即中貴子弟不禁也蓋往時糴
買粮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市
牟利此法立有粮草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即欲收糴
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而
私家有餘財矣十一年三上章乞致仕歸築草堂居

之從數楹天下罔稱曰來山兆生十三年即家起皆
撫而廣精心無倦盜賊衰止十五年召為兵部尚書
力辭不許既廷謝 上召問曰朕數用卿而數辭疾
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
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辭耳 上默然者
數日復召問曰徵歛則有常何至今日民窮財
盡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無具論即臣在
廣時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 上曰

卿嚮若言固已停止矣其他徵斂可一一蠲而革也

於是　上益深知大臣廉且練事時左都御史戴珊

亦以材見知　上當常朝坐金臺有宣必大臣再宣

必珊而御文華有所召對亦必大臣與珊偕時虜數

犯邊而太監苗逵嘗擒虜營有斬獲　上器之咨謀

令帥師擣虜問大臣對曰臣任虜不知然問之從征

將士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虜深入不相值

之則無狀類也　上曰太宗何以屢得志於虜對曰

陛下神武固不後 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且其時淇國公小違節制棄師十萬衆何易言之戴珊亦從傍贊決 上遽曰微二人吾幾為所誤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 上與大夏語及之大夏對曰法司持法任怨以恩歸 上未遂深怒 上竟允珪請一日問諸衛所卒強可用否大夏曰鄉者臣但言民窮而卒窮殆甚 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甚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它困又不止

此且月糧行糧半與其帥共之　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為人主莊浪土帥魯麟為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落狹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與之大將印若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　上問大夏對曰彼虜不甚用其衆無能為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為疏獎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閒麟卒怏怏病死　上復謂大夏京輔左右肘吾欲各宿兵其地大夏乃同御史議請以保

定操卒萬人選之號以為兩衛而求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為東衛報可中貴人監京營者恚失兵造飛語搖之宮中　上示大夏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通此曹不利於失兵耳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對曰臣無暇及他鎮臣在廣廣之會城撫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　上曰然第祖宗未設置已久安能遽削令必令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修清寧宮有旨下部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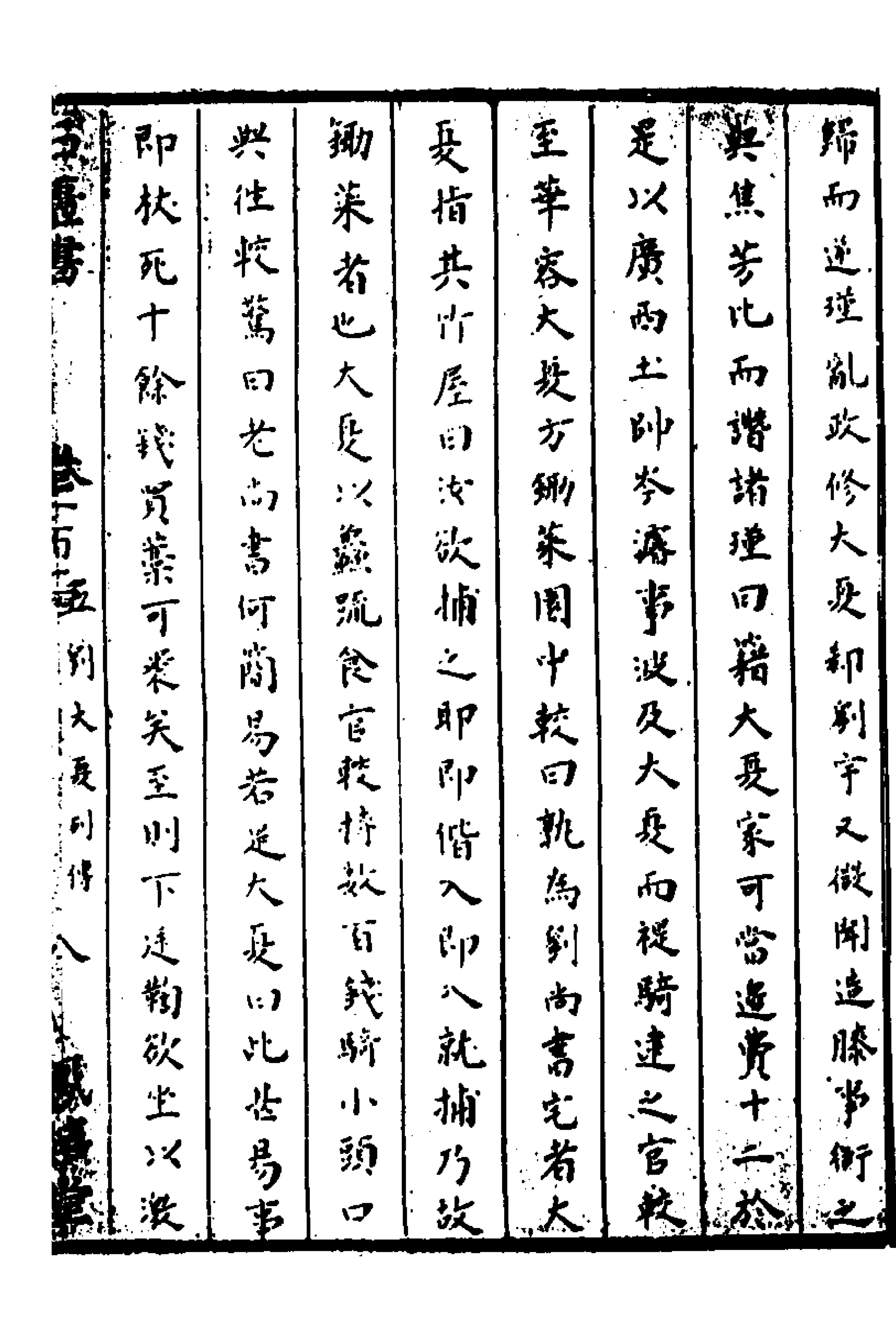
軍萬餘人大夏請減十之五俯工者訴　上上令內
閣擬旨詰責劉健曰夏惜軍力司馬職也劉尚書慨
請老若詰責彼將以不職同辭更於何處得如此人
用　上欣然如議嘗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
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啟朕大
夏對不敢　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　上曰
卿與朕論國事豈孜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
揭帖行何異前代斜封墨敕　陛下宜遠法帝王近

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如用揭帖上
下俱有獎 上稱善司禮監太監陳寬選坐營中貴
人 上命大夏偕太監對曰故事獨太監專之非
外臣所與聞 上曰皇憂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憂卒
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寬往而中貴人尚瑋惜夙負
肚不肯與選 上業許之矣既而謂大夏不至即參
參大夏曰如前旨何 上曰吾非意許之未發也何
謂旨既而瑋果不來大夏與陳寬等參上 上切責

璋示若建繁者而始宥之　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甚于此二曹大夏曰　上悲之辛甚在歎斷而力行之外亡何特敕兵部同臺省清理歲省費十餘萬金自是中貴人闚而有側目大夏者矣　上嘗語大夏一侍郎才足任殊大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　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鄧卿不對者是也既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　上曰劉健亦稱之其人負盛名而寡

逆用且擅作威福 上又言徒從稱其卿入其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媚逆瑾敗而両侍郎者亦皆不稱 上益信大夏與戴珊一日召對良久因述賍者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門何必杜也因分手白金授之曰小佐爾廉且屬毋辶謝恐他人或觖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上不見次日諭大夏朕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御史糾汝已之且恐汝同列有忌者 上每呼大夏入御

榻前　上左右顧近侍以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大
夏對久欲起不能　上命太監李榮掖大夏出榮且
扶且請曰吾輩行事多失老先生宜隱惡揚善大夏
曰　聖上天性聰明其於政事外未嘗輕毀譽人其
今日求退　上曰李榮亦賢卿共此老太監踪跡踈
遠何以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
未幾　上崩　武宗立　上少而從左右為俠遊幾
已露時戴珊已卒大夏與馬文升相繼乞骸骨大夏



歸而逆璫亂政修大夏郗劉宇又徼附逆滕事銜之與焦芳比而譖諸璫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以廣西土帥岑濬事波及大夏而緹騎逮之官校至華容大夏方鋤菜園中校曰孰為劉尚書宅者大夏指其所居曰汝欲捕之耶即偕入即入就捕乃故鋤菜者也大夏以蔬飯食官校持數百錢騎小頭口興往校驚曰老尚書何簡易若是大夏曰此皆易事即杖死十餘錢買藁可衆矣至則下獄欲坐以激

變死中外識不識咸惜大夏 先帝朝遺老凋落不及何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變無故以語瑾者屬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滽言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慢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時居內閣首婉解之又瑾使人詗大夏家寔貧始釋戍甘肅衛命下覓載驢來都城觀者如堵所在焚香罷市父老涕泣携筐饁餽餉之既至上伍如軍人軍帥驚問曰軍當遂操耳軍帥跽曰相公請退今毋勞因徒作壽藏為

終計初大夏就逮時四方知舊欲鳩賂以解大夏固
辭即死累一身耳賂以解累平生矣既居肅有故
舉武帥二人齎金助皆力卻之曰及共老也戒之在
得居二年宗室及有寘鐇平得赦歸又二年瑾誅以
原官致仕言官交薦而中貴人在事者尚不平大夏
不許大夏杜門數千弟為教睦耕稍飢即以貸于姻
族天下猶以其存亡為重輕居數年卒壽八十一贈
太保謚忠宣

石匱書曰大臣者吾必以王端毅為巨擘焉次則劉忠宣孜孜為國知無不言者王端毅也孜孜為國知無不為者劉忠宣也雖然吾不難二公難將之容二公者也

又曰鬼神之事誠亦有之余見華容人言天順命揚火有三神人推忠宣出林墻外忠宣方裸踰墻出又有神人授之衣共後先報以吉凶事忠宣卒用至大官抑夫神之所助者德也三神人者華容東山之神

忠宣子孫繁衍藏於許書其歲時伏臘祀三茅容神者至今不絕

石匱書卷第一百十六

明　叙南張　岱著

秦紘余子俊倪岳列傳

秦紘山東單人景泰二年進士官雲南道御史有風裁劾中官降北黃驛丞御史練綱薦其賢起知雄縣禁中官捕獵被誣幾不免縣民數千擊登聞鼓訟冤釋之調知谷縣日與將官講兵料虜巡撫都御史徐廷璋薦陞葭州知州調秦州以銀歸民民廢哭留成化

初擢肇昌知府紘所至公廉有威吏民畏愛累遷都
御史巡撫宣府成化十九年秋虜大入大同總兵許
寧不能禦　上命宣府總兵周玉將二千馳赴之勅
紘與太監蕭顒兵防守參將白全帥兵二千出駐柴
溝堡紘乃亦出二千人躬擐甲胄與玉合擊虜盡奔
追復使都指揮戚等接伏順聖門虜悉棄殺伏走居
數日虜復入與寧紘復使都指揮潘等分兵三部身
與顒等率兵一千居中與虜戰數十合虜委所掠去

追至常渠虜騎四百餘突至復力戰卻之虜駐山北
紘軍駐山南又明日虜復數突關至暮悉奔去當是
時虜入大同長驅順聖門大掠而北許寧既不能禦
復以捷聞紘所斬獲雖不多京師聞捷真欣然歸功
紘與王以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秦府撰尉横黃氏捕
論不貸秦王怒入奏紘逆下詔獄命內臣尚書籍紘
家黃絹一疋故衣數事而已吏太息以聞　上嗟嘆
良久曰紘官不小貧至是乎立釋之賜鈔萬貫命巡

撫河南會汪直以事至紘與抗禮直亦不敢有他而紘更密奏直多帶旗尉擇驂郡縣直還上問何省撫臣賢者直知紘有奏首稱紘上出疏示直直頓首伏地口口不置上遂遷紘户部侍郎而直以此益見信於上吏部尚書尹旻坐罪敗凡山東人仕於朝者無賢否皆爲嚳黨側目紘亦以旻鄉人被劾降爲廣西參議弘治初以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瀧中後山賊爲患有年紘調漢達軍命按察使陶魯討

平之從克田州海南黎時總兵官安遠侯柳景縱貪不法紘列奏其狀景遂獄誣爵逆賊巨萬景扶臧既從內降旨籍沒前賊冏據誣紘他事命錦衣逮訊旗尉至紘視事自若既處治兵食軍務從容就道戎容騶從略不貶損既出嶺同首就繫謂旗尉曰紘非敢違朝旨自尊大也兩廣總制軍民費輿轎承仰奉遣就拘縶恐損國體或輕邈之今則出嶺真囚人矣既至臺諫交章論救吏部尚書王恕亦力言之改戶部

尚書十一年致仕十四年以邊警起用尚書兼都御史總制固原等處軍務推演古法造兵車火器已修豫狂石硤口毀峯臺三城蕘金佛硤海子口七堡以絕虜道其明年勅總制三邊修邊關腹裏城堡關隘萬四千一百九處所劃崖三千七百餘里拓固原外城套移批驗所鹽食其處商賈雲集物貨流通荒稀邊城遂為壯鎮乃修孔廟廣學舍詩書之化人材彬彬焉正德初劉瑾革總制召還致仕家居十八年卒

八十卒贈少保謚襄毅紘歷官四十年位至孤卿居仕轍風雨妾孥萊羹步飯身後子孫貧不能存楊一清建紘官後行復邀城歎曰秦公之吏其所治邀難古名將何以過之初紘致仕時妾弟楊瓘依紘居紘卒瓘遂紀綱其家家奴丁玉者怂瓘出紘總制時所遺鐵銃告瓘私用軍器并誣他不法事時劉瑾用事歸罪於紘復命籍紘家刑科給事中張九叙御史徐敬等望風劾紘瑾復詰責九叙敬言紘贓而前御史

米欵以常給紘官夫亦遠問之有司承行者人罰米

百石

余子俊青神人父祥為戶部郎中歷官廉介篤於故

舊嘗歸里過眉眉人飲之酒祥瀝行囊僅若三主人

評問曰亡友之骨也客死而歸之子俊沉毅端重開

敏有畧以景泰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遷員外郎有

兩貴家訟田子俊往聽之其一乃以地名同其姓于

俊曰然則張家灣張瘂耶卒為直之歷知西安府西

安故劉府無邊事秀千子俊酬酢治辦六年為關中
冠賜敕旌異成化三年命三品以上堂上官各舉所
知子俊以薦擢右參政督三邊軍餉遂遷右布政使
轉浙江左布政使會兩夏有警廷議子俊居陝久諳
用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時虜入黃河
套久也不出朝廷屢遣文武重臣總制軍馬子俊疏
言陝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也三邊惟延慶於內地
為近國初逐虜黃河之外正統初歲始渡河來犯邊

境建議若請於沿邊立界石東西二千里於界石外闢剗榆林一帶營堡後累增至二十四數延袤千二百里屯軍積粮扼虜入寇路又於營堡三十里外築墩臺瞭望虜或內闖即舉烟示警用是邊境久寧天順以來虜知我求西諸邊據險難窺伺唯延慶一帶無險阻可馳突屢來犯邊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處自是虜顧戀內我反屯外遂至遣將聚兵以為虜備比時易粮挽芻費且鉅為計今屯宿重兵猶未寧息

陘怒谿穽若於沿邊墩臺空缺處築爲邊墻高山陡
崖準其形勢或剗或累或鏟爲塹溝度如城高每二
三里許建比爲敵臺崖砦不絶築短墻其中空橫一
斜斜若偃月狀以避射偵敵詔如其言於是自清衣
營之紫城砦至平夏之花馬池東西延袤二千餘里
凡爲墩堡墩墻崖砦八百有奇其始築時怨謗紛如
子俊執之不移竟以成功又移定邊安邊二營於近
地以就險利新治省將榆榆林故無衛止統中列戍

調平至成化初未具予從請取道兵當司及謫戍南土著之子孫以益之立武學開屯田教邊人樹藝種植法自時巡省平中百務咸具自是歲熟入數萬石瓜菜蔬築等於山地沿邊數十戶屹成巨鎮保障陝西與寧夏甘肅道路相顧監指大益是時馬文升以左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而羅山徐廷璋以副都御史巡撫寧夏文升有名於是廷璋亦浚濠築營繕治亭障邊人謂關中三都御史云予從又請大同游兵備

朔州山西游兵協薊遼營宣府游兵有警調用要令虜不得入河套其法至今行之以功轉右都御史督鎮陝西涇陽有舊堰不利灌溉每治輒毀子俊鑿山開渠溉田千餘頃又鑿南山道直抵漢中以餽餉秦苑岷洮河三衛之戍南方者為有奇易置南北更戍六千有奇以其所易置者分戍胡盧峽隊旺城設平虜鎮戍二千戶所領之岷番作亂克其四族斬首四百餘級捷聞賜勑獎勵尋拜兵部尚書陞從一品

祿加太子少保賜金織瑞帶文綺麒麟服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希汪直意請征建州女直哀下兵部議子俊言禦戎之道宜先守備建州遊衛祖宗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酋伏當伽罪狀未著征之失祖宗初意必不得已遣重臣節制相機戰守可爾而汪直已先言 上上命撫寧侯朱永總兵鉞提督軍務直為監督得便宜生殺陞賞矣建州之謀起自陳鉞而王越亦幾與其役至是擬于俊阻之乃言本朝未有

軍職節制文職省征討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意益
自薦而予俊惡越關進言命出聖斷不可復移復極
論鍼啟寨失利之故宜寘重法 上詰問兵部臣于
俊參曰臣獨為之與他臣無與 上亦罷責州守臣
言播州苗作賊請調兵會勦子俊謂變在四川請出
貴州諸要功也因極論此特天時地利皆不可與兵
狀乃已以母喪歸十九年服除居改戶部尚書明年
虜犯大同宣府等處命兼副都御史總督軍務振備

予俊參古制造車八百餘輛餱粮得何貴器械得兼設有田虎尾砲者置之車箱角柱之上隨向可移擊有田將軍砲者置車箱中俟虜衝突酌量擊之用鹿角小梯桶塞車空處以逸待勞制度精巧因疏言自古命將出師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觀大同宣府山川平曠門庭之拖車戰為宜大率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兵五千人駕挽行則縱以為車止則橫以為營虜賊對壘彼用弓矢

百步擊我用銃砲且有威勢三倍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掠我則出兵武遏其驕橫或尾其惰歸邏有足之城策不餉之馬此為坪守邊簡易之策也因上兵車營圖說　上可之虜引去　上遣鄭衣百戶以特羊上尊往勞師還加太子太保以星變上言請止土木祈禱以節財用重鹽法毋以羨餘賜權貴禁貴倖奪民田罷中官之用事於外者後命兼總大同宣府軍總兵而下一聽節制于從以修葺邊墻為急已以所

舉於遲緩者推而行之詔可然以工力責遣臣閱實
付科道于俊受成而已不能如昔時之精辦矣遂有
言于俊侈遊糜費者 上改于俊左都御史專鎮大
同命工部侍郎杜謙偕科道官往勘謙定鎮守太監
常敬諸言遂奏于俊在遼未及二年費官銀百五十
萬糧料二百三十萬石雖云公用糜賊病民亦自難
免下戶工二部會議覆 上責于俊偏聽耗廢革太
子太保令致仕未踰年仍召為兵部尚書復太子太

保愿宗崩力求去不許弘治初復三上疏 上遣醫
賜羊酒候視事上言馭世以大徳不以小惠班爵以
公義不以私恩以杜近戚希恩濫爵之漸因乞骸骨
不許臨書猶削奏稿陳湖廣四川弭灾禦盗之策再
遣醫視疾弗瘳 上聞訃輟朝賜鏹命有司給官歛
具贈特進光禄大夫太保謚肅敏子俊内重外斷勤
於職事凡有文移皆手起稿或待對客猶沉吟不休
與客談特務反覆曲折必欲貫見諸行一生外官皆

在西北邊而於閫中歲久功多在廷綏尤著稚以修
邊墻備虜為急急者阻之竟不底績嘗語人曰人臣
事君隨事盡力即近小亦當為百年之計又曰大臣
謀國遇大利害宜身任慎勿養交市恩遠怨自全乎
子寘舉進士授官子俊教之曰惟誠動物積久自能
消偽又曰立身貴剛然亦不可使人畏不敢近世以
為名言子寘以蔭累擢錦衣衛同知忤劉瑾改南孫承
勳承業皆舉進士承勳官翰林修撰承業雲南僉事

倪岳上元人父謙正統四年進士累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奉命祀北嶽夫人姚氏夢緋袍神入室生子因名岳岳狀偉異凡兒天順元年舉進士入翰林為編修歷陞侍讀至學士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戎禦利害無不諳暢每大廷集議岳據慨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岳裁定岳又長於奏議一寫千言舂容鬯達下至瑣屑案牘吏人旁從運筆如飛弘治元年茂陵升祔　孝穆太后將祔享鄧廷臣議禮言

人人殊岳言周制 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 德祖視周之后稷 太宗視周文武百世不祧 懿宗而下以次迭遷今 憲宗非祧則 懿宗神主當祧宜於 太廟寢殿之後各彷夾室之制別建一殿殿九室以藏祧主每歲暮時享則奉祧主乃居舊位以應古祫祭之制又周禮春官大司樂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嫄也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祀而宋元德懿德二太后俱有別廟章獻章懿俱建

奉慈殿孝撫神主宜於奉先殿旁别為一廟歲時祭享悉如奉先殿之儀從之時耿裕為尚書岳為侍郎裕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岳每見岳疏輙稱善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岳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後存唐之註疏咸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若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

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聽定進左侍郎守嶺南內臣常恭誘撒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岳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不許通併還貢物六年代耿裕為尚書內臣常恭傳旨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岳抗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偽　上初登大位首列諫言削李孜省傳開四方共稱聖德今復召還殊駭群聽上從之九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未幾改南兵部參贊機務十一年清寧宮災條上修省二十

八事十三年召入吏部為尚書岳才學識量優於經濟於諸卿中惟推遜馬文升至論國事亦不肯苟狥先是弘治六年文升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岳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　上下禮官議因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擬都改嶽岳議良是十四年卒贈少保謚文毅岳奏議多不採採

其論西北備邊事狀畧云近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亂加思蘭大擄並逃盤據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以屯劄腹裏之地道路橫遠難以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前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驕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十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

挫衂恇懾，若逃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
路，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
於我若衣食自恣，厭起盜心，處於彼若窟穴既安，邊
無去志，虜勢不戢，邊患不寧，上塵廟慮，遣將徂征，衆
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我尚卧而歸，我安行以逆，乃
折圭儋爵，優游朝行，荷節與金，充物私室，且其軍旅
一動，糗糧搜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虛
我帑開，撥捨彼若拆，虛張聲勢，甚至濫殺被虜平民

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輙以斧鉞為言未嘗有所斬獲輙以剿捻為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若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胥妻戚歷亞胥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況大京營之兵素為冗怯臨陣退縮反隳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為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

務此無陛循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以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秋况敵東擊西虜人奸態持虛批吭兵家異策精鋭既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戎有警彼亦可躡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為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為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頼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

里夫運而妻供父粮而子荷道路愁怨幷落空產幸而至也來易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自己虜矣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豈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易粟以備官然媚椎貴私覬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非合之入又令民輸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托者樂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則費倍徙之利官給日濫鹽法日沮而邊

儲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遊者歲為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愉輕齎於遊若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為其養徂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皆為准折銀價賤則使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能給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八米一作馬草一束遊進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供給戎而典守

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為影射之誅凡有經歷之方悉
開支給之數皆公営私罔上病下莫此為甚由是觀
之賊勢張而與殲之之道兵力散而無養之之寔徒
妥西顧之憂於　陛下誰來分憂盡心效力于梯之
建白祭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紜據指掌之圖肆胸臆
之見若率蹜後受降之故險守求勝之舊城則東西
之救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
之廢棄已久地形之險易未知況欲復城河北以為

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為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為累饋餉為艱彼戎佯為遁逃潛肆邀伏戎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幾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罷半月之旅奮揚威武掃蕩胜膻使河禽一空遂陟永清足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未危履險

徼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鄉鄙無際既無城廓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從寵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虜因安坐於成擒中國徒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若謂必剪建州之衆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逐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頃壞遺孽雖盡邊

勢益多足米何知試為與策甚若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可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於天於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笑支禍愈大而難救此定勢謀故爾大咎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鮮高拱矣取馬臣衍尤不滿若徒以

書生典兵謂詢謀為無益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為無傷執已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關復西戎既為苟且之舉已損威而失信近之議制南夷復倡從除之說以起釁而示怯遙為中制外之權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弛兵機上紊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為力也少其致功也

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聚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冗兵以得忠而省費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定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共輸邊漕各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與近黃河共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粮餉由此而通即今塩船木茷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之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

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共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
踵沿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實害
爲萬也況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嘴
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
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
連涇河可通慶陽又能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
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
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其處避險可以陸運其處

可立含以備倒運共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愈加
築滌濬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
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
矣
石匱書曰古之道御諸臣其經畫遵務如理家事其
措置籌度如數家物其條陳利害如寫家書其諮諭
僚吏如僕付家之子弟婢僕惆惆款款動中機宜以
之料敵如指掌馬秦紘余子俊倪岳之籌邊諸疏具

在三百年疆埸之事有不洞若觀火乎後之任事者
憒憒如門外漢妄欲料人家事無錄已

石匱書卷第一百十七

明　釼南張　岱著

戴閻耿張周童列傳

戴珊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三年拜御史督學南畿遷陝西按察使歷陞都察院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竄流聚為利珊刻日聽自首民所闢田多匿税計値所費而沒其餘嚴練兵伍自製為營陣法劇盜王剛越境入掠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

罪莫敢發珊合湖陝兵誅其首惡散其脅從千餘人
事遂定弘治四年召入為刑部侍郎與尚書何喬新
彭韶為僚友協力同心敬慎庶獄一時稱人望焉九
年陞刑部尚書十三年進左都御史益振風紀時
孝宗親錄大獄諸司怵褱珊從容開析 天威頓霽
十八年正月召尚書劉大夏并珊白議政事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賜大夏及珊曰朕知卿等廉
故有是賜嗣是每召對近至接膝而咨至夜分始退

屢以疾引必優詔勉留若家人父子珊感泣 上亦為動容一日珊私懇尚書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吳卿不得瞑目公同年交安知 主上獨不為我一言乎一日 上召劉大夏議事畢因問珊病大夏言珊久病乞休本出寔情乞憐允 上曰渠情卿乎大夏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白 陛下日為彼達情悃 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為強留珊獨不能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

珊亦何忍舍朕已泫然着父之大臣出以　上語告
珊珊泣曰珊死此官矣十八年卒於位贈太子太保
謚恭簡
閔珪浙之烏程人少讀書於廟房之東樞震雷折棟
偶出席而碎其几登天順甲申進士授山東道御史
屡劾大臣之不法者罷之成化九年擢廣東按察使
南雄南安二郡猺民爭田不決分會勘時衆忿激呼
為變或勸珪少避珪不動徐為處決令下而境胥悅

散去新會民蕭聚山谷為亂諭以禍福共遣質遂安堵如故二十一年南贛盜起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至則舉廉黜貪勸賑薄賦且疏盜賊之作皆巨室為之數事露者必逮坐仍革豪右橫取之弊巨室多不悅會妖人李孜省得幸因言珪不勝任左遷廣西按察使弘治初仍復都御史巡撫畿甸尋進刑部右侍郎三年陞左四年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香高瀧水間猺獞相結為亂討平之安南使臣奏入

貢道憑祥龍州輒為所梗詔下處分琏曰是亦各有
罪焉乃行安南毋得挾私貨行憑祥毋得阻貢物二
我爭遂息在兩廣通行鹽之地而平鹺以濟立定順
長官司而費人不為變八年進南京刑部尚書尋改
左都御史掌院事加太子太保琏因近年問刑比例
繁滋奉旨與刑部裁摘要共若干條上之遂著為
例十三年遷北大司寇琏前後在法司屢治大獄皆
虛情決遼東都指揮張天祥襲殺虜有功大理少卿

吳一貫坐以重罪會天祥疾死　孝宗大怒親鞫於廷欲置一貫大辟珪與戴珊爭曰一貫推按不實罪當徙　上怒不解又詰曰法如是足矣一貫罪止貶官宣府逮妖人李道明蔓延百餘人巡撫欲張大以為功珪讞罪止道明餘悉縱之正德初逆瑾用事遂請老加少保乘驛以歸卒年八十有二贈太保謚莊懿

耿裕（平定州人見本州志）盧氏縣人父九疇南京刑部尚書謚清惠裕登

景泰甲戌榜進士改庶吉士丙子授户科給事中尋
改工科天順丁酉清悳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裕以例
改翰林院簡討請悳以建言作為江西布政使裕亦
判官泗州清悳死裕居喪服闋補判定州裕列清要一
旦被斥於外人皆為不平裕至州孜孜訪求民瘼而
州惠政被於人者甚多成化乙酉朝廷知裕無罪召
還徙簡討預修　英宗實録進修撰仍充經筵講官
己丑陞國子監司業十二年陞祭酒裕在雍條數嚴

明恩威並濟然戚年幼入閣讀書裕患其難教取所當習讀者輯成一書授之他日中使持至御前上嘉嘆之尋擢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丙午進吏部尚書忤首相萬安妖人李孜省改南京禮部尚書丁未孝宗即位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弘治戊申召入為禮部尚書癸丑仍為冢宰裕薦任同侍郎倪岳上言畏天戒七事切中時弊 上嘉納之崇王乞詣京師朝賀勅諸臣集議裕言王雖至親於制不

宜況茲飢歲所過必勞供役民何以堪　上從之西戎貢獅子稱言賈胡嗜利受之無益且彼泛海而來非由故貢道宜卻之便亦從之後再掌銓曹感　上知遇益竭心力凡所舉薦必當其使遂無遺賢裕為人坦夷公平常以関輔飢代祀嶽鎮所過輒督有司賑卹還朝上陳十事悉下所司議行若事関宗社會議於朝必持公道不肯徇人及舉人才一采公論退居獨處無敢以私物饋送者至老不營產業不治居

第儉約素樸頗有父風甲寅加太子太保累階至榮祿大夫又二年而卒年六十七贈太保謚文恪御史汪宣疏薦先後吏部之臣廉介端貞莫如王翺公直忠亮莫如王恕恒毅無物莫如耿裕精詳知人

張敷華安福人父洪正統中與土木之難敷華甫為兒特祀廟為崇寧群記斬代之榮已上入異焉景泰中錄死事後廕入太學天順七年應會試舉場火士子斧亂數華與戴珊倪岳獨見一朱衣人啟門出之

明年試舉進士改庶吉士成化初當散館與劉大夏
獨願就部曹以周當世之務授兵部車駕司主事陞
員外郎郎中奮奉使道遇盜劫其橐得七金而已使
隸市肉屠告隸易金出家詰屠曰何知非相公金屠
曰相公雅用俸金無惡金也陞浙江右參議監溫處
二州銀課時景寧礦盜起鎮巡議勦數華榜示招撫
從數拾人就諭之皆聽命因斬其魁首十餘人陞參
政遷右布政皆在浙中凡居浙十餘年不求赫赫聲

而境內大治弘治元年擢湖廣布政使歲飢給粟散
粥藥病捲尚高值米商平糶浩羅出官錢修學宮編
後軍民籍為甲伍使貧備直以業餓者任滿籍羨金
二萬餘悉貯官庫四年南京給事中邵誠等言敘華
與布政劉大夏參政秦民悅姜謙徐恪按察使趙寬於政
李蕙副使羅璟林俊等皆存心清謹制行公勤乞加
擢用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尋以母喪還朝闋起
巡撫山西如故時山西連歲凶旱敘華上疏曰今山

西水旱為災倉糧匱乏臣獲任以來日夜憂畏千度萬思莫得其術竊見解州鹽池生生不窮惟資人力不假煎熬此天產也若通以計械可濟天下今河東運司歲課四十二萬引其餘官既不取又不濟民天生大利以與三晉之人委之無用良為可惜莫如於四十二萬引之外歲委幹能官員別撈三十萬引出場依特變價為預備之用蓄積無過此者從言天下之物徵所有則易供徵所無則難辦山西險阻一隅

舟楫不通銀物少聚地利所出粟豆而已大同邊餉故取給太原平陽每米一石折銀一兩草一束折銀五分運解至彼召商上納米可四之草可二之徵民甚苛利弊不啻非所以為便也請州縣道路平衍在腹裏者從其糧運本色其餘崎嶇艱於轉徙別與斛酌價值皆從之八年改巡撫陝西時邊民愁困逃亡田荒不治府民代賦甚苦款乖請酌五年為期有人佃種則輕其賦無者量給兒任入戶暫為代納又

請開鹽引茶斤并納草納米之途以廣儲積選入賴
馬終南山有妖僧張全峯者聚徒立號裂布為旗祭
以嬰孩刻言共日諸天大會誘男婦坑杳唉以狂藥
令自起拜舞欲歸則呪虎當路山中負薪炭者多被
迫脅不從即支解懸樹數年家令父老宗等以拜佛
為名且入生縛之既平賜勑奬諭尋陞南京兵部右
侍郎再陞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地方請
設儀真攔湖閘築高郵湖堤凡便益漕綱者凡三四

上權貴覬歷干請拒絕頃之嘗逆入京諸大璫推閑
敦華名同諸公送名晉為壽數華各報之幣既進逆
之曰幾誤平生吾素無內庭之交可自敗乎十四年
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十八年陞刑部尚書敦華
剛介岐崇不輕言笑衆浹合公物望甚著與南中尚
書林瀚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一時稱四君子其冬
召入為左都御史既至禁飭酷戒除貌縉紳凜然畏
之敦華雖剛峻自處而愛惜人才持大體無谿刻氣

正德改元　上御劉瑾若八人欲出閹寺補追官艾洪等以為言　上下詔切責修撰上疏請貸之頃之英國公懋與諸大臣及給事劉菃御史朱廷敬徐鈺趙佑等交章劾瑾必寘之法　上曰朕自處之斂華上疏曰臣聞昔曰物天之命惟特惟幾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誠以居天下皆當嚴恭寅畏不可怠也致治之盛莫過虞周虞氏兢業萬幾周家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克艱厥后無敢戲豫是以神化

宜民睿哲昭受天啟聖明神相繼　太祖高皇帝
有言懷亂之源餘於驕逸　太祖文皇帝有言天下
雖安不可忘危膺眷迓休有餘燕笑哉　孝宗皇帝
至德深仁上從下惻方大有為而能馭上非繼序不
忘寘在　陛下夫何憂祓以來宴樂逸游日狎憸壬
政令與詔旨相違行事與成憲相乖以致上干天變
下洶人心臣等所聽聞而自懲言官所切忠而懸疏
者也今給事中莊御史述疑等逆章翻列　陛下但

付所司英國公懋與臣等列名上請　陛下曰朕自
廢置臣竊寔之臣請言特改之弊四十萬庫藏已竭
而取必足數五七歲童子何能而招之勇士織造傳
矣又織造傳奉畢矣又傳奉鹽法方遣大臣整理而
太監果復奉帶打鹽地土方遣科道清覈而太監求
仍奏討田地管操太監何以數更鎮守內臣何為屢
換王欽鄧廣未嘗到部而甘寧監鎗則改令紛爭常
經索取官庫而准顧覓水手則弊端滋蔓國家大事

亡階也 孝宗剛寬仁弘恕戶部握天下利權奸蠹所萃挾勢行私不可彈紀少不如意發辱隨之經一按行祖宗成憲事所不可難咸令已下抗疏力言閹官戚畹有請乞一切減罷 上雖不盡用間而裁之屢矣經為戶部寬逋緩征減省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蠲免每委官監稅恆以節愛為言課入多者與下考異將苛切得名而寬平貽訕者其風為衰人謂宋李沆不用新進士王旦念渴民力經庶之也太監李

廣以左道得幸旣死　上得廣舍中籍皆記中外餽
送而不得其主名　上怒科道官通劾在位諸臣爭
置不問皆遂謝經獨上疏曰邪若科道官劾奏故太
監李廣并奔競李廣之人臣名亦與雖蒙恩不問皆
含傷恐痛無以自明臣累承列聖超擢今秋受恩如
天惟有淬礪無負終始果若科道所言是衰狄也是
禽獸也當自死臧奚待譴責且人奔競李廣者其共
進言左右圖希寵升　陛下誠憾廣在時曾言臣否

更乞勑法司將廣家人嚴加鞫問必究薄藉所在臣有遺廣即不須多但寸金尺帛便斬臣首宣示百官果無干涉亦乞昭出洗雪使天下曉然知臣非貪嗜無恥之人庶得展布四體終事聖明豈令含污忍垢苟就班行必將悲傷抑鬱死塡溝壑目且不瞑蓋經之自愛如此經於貴戚近倖有所徇情旣一裁以法會有中官及部屬以言事獲罪經與同官疏救較稱藉甚而怨謗亦生十三年以星變乞休許之特加太

子太保賜勅給驛予月廩輿隷命下逮臣吏士相顧失色下至民廝從賤傳惟附自公卿以至郎署乞留者若干人數年之間中外請留及從起者多至八十餘疏前此未有也　武宗嗣位起南京戶部尚書辭不赴頃之丁繼母憂正德三年服闋改禮部復辭上降勅即家起之至京疾作寓都城外　上遣人慰問賜玉帶及通鑑纂要北巡事數月疾復作累疏乞休乃許之復賜勅獎諭推封三代月廩輿隷視昔有

加經將曾元特為兵部尚書紹經暫駐京邸以便醫
藥明年乃行武凱共潞滯又明年卒贈太保賜謚文
端命所部治塋諭祭經妻韓慧而知學子曾舉進士
官尚寶少卿李東陽銘經之碑曰國有世臣貫稱濟
美其最貴者尚書父子施何耿王維白文倪周氏其
一化莫與齊
童軒鄱陽人景泰辛未進士任南京吏科給事中軒
思察職深居簡出不妄與物接南京羅貴民飢為民

請命詔遣官賑之南京守備採辦翠毛魚魫諸物以
萬計軒極言中止　英宗復辟上疏言弭盗安民數
事尤切時弊天順己卯以嫡母艱歸服闋改戶科給
事中癸未同考禮部會試得倪岳十數人時稱得士
憲廟踐祚軒首上疏言隆聖德用賢才納忠諫愛小
民謹遊佚　上優詔褒美未幾四川盗作命軒往撫
軒至遍歷賊巢宣布恩威諭以禍福賊酋王應高等
聞軒名羅拜乞生悉慰遣之是六月進都給事中曾

賊首趙鐸聽撫擬叛軒偕鎮巡分兵勦捕駢冒矢石
斬獲無算明年要四川巡撫言賊復猖獗委咎於軒
且議出師軒曰賊已平矣用出師不數日奏捷果至
猶坐言者謫浙壽昌令己丑入覲上疏自理遂議以
為寃改軒僉事督雲貴學政軒精於考校隨才造就
士風為變召拜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己亥晏進
太常寺卿仍掌監事敕諭佘正己奏言曆法之差
上命軒與之考論不合軒言其以小智亂成式宜下

之吏以正其妄從之癸卯春予告歸蕭然一室非知
舊不輕接納弘治改元曾欽天監官以不職罷復
以軒薦命軒仍掌監事夏六月日有食之軒言日食
紀元之初當盛夏火旺之候宜修身窮理進君子退
小人以謹天戒爭辯掌天文舉吳昊張紳高鍾自代
是冬進右副都御史提督松潘軍務時蜀久旱軒至
雨亦隨迄乃為禁令三十餘條皆安邊保民之政後
以南路鎮番一帶苦蠻寇出沒戕賊軍糧俻犒賞非

計奏以四川官帑銀布代之戍卒乃安軒復以其地險遠蠻夷雜居疏言松茂威疊戍守甚艱而疊溪一路尤甚宜調兵扼衛令一都指揮守之四處要路各設一倉以便轉輸令一布政司官督之後言沿邊衛所州縣皆在萬山中附堡數蠻夷共有害無利宜悄松茂中羊腸一線之路則附堡倉廩可減兵無遠戍之勞民省轉輸之苦蠻有坐困之機凡八害三利畫一以聞事下所司議行辛亥晉南吏部右侍郎甲寅要

晋南禮部尚書累疏乞骸骨　上再四勉留軒力陳數千言乞致歸里未幾以疾卒贈太子少保

石匱書曰何成弘間之多君子也語云用天用其際用人用其望成弘間國家閒暇謂非天之際乎乃群賢畢起用當其才非所謂人望也耶司馬光傳曰中國一相司馬公哉譬服沉痾藥更乎乃諸君子不好大喜功廉直而不乖嶮勁正而不執拗清慎而不粿削和衷謀國卒致治平重熙累洽是豈一手一足之烈

也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十七

明　剡南張　岱著

吳張黃謝陳列傳

吳寬長洲人未冠入郡庠業流乃習舉業寬默博覽群籍為古文詞既累試不利而徐有貞識之有從有貞乞墓誌者有貞曰予之求予誌而覩也將榮之歟柳求之歟曰苟能求之榮也大矣曰予其問之吳秀才乎四十餘以歲貢資入太學張汝弼從見而異之

時寬已絕意仕進陳選以從學御史識有貞敷遣入試進得名成化丙辰會試廷試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寬即寓舍治圃亭蒔花木納退讀書其中良辰佳節名客分題聯句倘然榮利之外被選侍 孝宗東宮宮中侍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寬率宮僚上疏曰御帷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日不過數刻況又間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傅欲離近

習親正人也借曰習讀于內終不若就傅於外庶人且然況有天下者乎　上嘉納弘治十七年孝肅太后崩議祔葬廟禮先是成化四年孝莊睿后崩中外籍籍言周太后爲戚後塟裕陵祭　睿廟禮皆如適至謚稱睿皇后與孝莊同輔臣覺其誤又未敢顯言詔禮官議議未能決寛以掌詹事與議衆從寛言寛出揚衆議臣曰詩頌姜源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廟漢唐來皆然至宋始有並祔者其禮已悖然皆

諸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子孫嗣承帝位尊崇所
生者惟宋李宸妃以仁宗傷痛始追尊祔祭非禮不
足為法衆議臣皆是寬言定議上 上嘉曰大義深
恩並行不悖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先殿尋轉
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入內閣掌誥制寬在位久中
外望其柄用當道忌之遲佪不進顧寬意甚安之曰
吾始念固不及此及吏部尚書缺衆徒屬寬寬亦固
辭年七十數引疾求退屢詔懇留竟卒於官訃聞

孝宗震悼命有司治喪諭祭護喪以還贈太子太保諡文定寛為人端清淵穆不見同異立朝議論多依忠厚與人言未嘗不推轂當世之賢士為文章醇而不俚則而能暢文師韓愈書法擬軾世人重之稱匏庵先生至其殁鄉里尤以厚德聞

張悅直隸華亭人天順庚辰進士居官奉職以不欺為本在刑部時朝士有囑其所親者曰不於悅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其嘗有言耳既事而聞之曰其人

無大罪既撤法弛之矣散偽言以市恩闇若喫服提督浙江學政始以覈名挍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諸所請托屹不為動成化甲辰以湖廣按察使劾覲時中官尚銘在東廠刺事衆群趨其門悅獨不往銘即之伺察無所得未幾銘敗而悅之名益彰尋為工部侍郎　孝宗即位大臣相率上疏求去悅曰更新之始正當竭忠報國豈可以去言耶弘治元年遷禮部再遷吏部尚書王恕意氣相從深所倚信

尚向擁選叅議翕然稱平後任留都類定簡靜上下安之雖中宮亦加敬禮守備太監陳祖生嘗設席獨延悅寘上坐于衆問吏加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其為將所重如此平居謹畏無疾言厲色至臨事爭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心尚書王恕去位衆望咸屬悅或言內未有為之地者悅直視不荅其人慚而退性素清約終始一節為縉紳表率若四十餘年既歸杜門不出公私事一無所預覩時俗奢靡益崇

節儉以率子孫嘗有言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
情雖新親不憚飯雖大客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
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黃孔昭故名耀以字行黃巖人今為太平人父瑜兵
部職方主事有才操死之日顏垣蕭然而已孔昭少
孤苦學與謝鐸為好友讀書不事章句往往窮前人
所未至鐸曰見其進不可追也又善為詩自孔昭詩
出論者以為台州一時詩道中興有司以懷才抱德

辟不就乃有志用世自取科第舉天順四年進士授
工部主事進員外歷文選擢郎中同邑有李茂弘者
正統中郎考功靜退有守孔昭慕而推之以追其風
在職據法守例人莫敢干尚書有不行者或借孔昭
爲辭舊時官吏部者率避形跡絶省候孔昭獨開門
延賓諮訪人物疏註備俗才具地望參伍薦進雖小
官卑職亦未有滯而不用用而未竟者即文選凡十
五年人謂開門文選謝鐸特過孔昭望之見其喜則

知賢者之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也擢通政

司右通政歷工部右侍郎弘治中卒嘉靖中謚文毅

自孔昭郎文選之後而泉州人黄河清正德中能繼

之特入為之語曰與選何軒軒前有黄天台後有黄

清源孔昭子俌舉進士其孫綰嘉靖中以議大禮進

仕至禮部尚書別見

謝鐸浙太平人天順甲申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

修　英宗實錄成化九年被旨校通鑑綱目上疏言

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因勸上親賢講學以史書質經傳窮理義則大本立而綱目自隨矣　帝嘉納之北虜入寇鐸復上言邊事言今月十四日閣臣時等遣中書舍人詢邊到論西北備邊事宜狀令臣等撰列獻納臣資駑下不識世務窃惟論天下之事有從其本有就其事言本若迂而實切言事若急而實泛臣窮古今極理勢蓋有其本而不見其事者矣未有為其事而無其本者也臣惟

先王馭戎之道來則禦戰去則守備而已所以守而禦之者惟在設險而險必因天地之自然臣謹按戎狄之衆未有甚今日我險阻之得亦未有過今日者也内則東而遼陽山海北而宣府大同西而寧夏甘肅莫不入我版圖屹為城幹外則東而女直毛憐北而朶顔迤北而而哈密吐番莫不奉貢來朝頫比侯服獨河西一方近失叛援伏為窟穴是四肢無恙一指不信然數年以來民疲兵困卒未能擒逖克服以

應成功抑有說焉天生大河以限關輔而受降東勝又大河瀕也失此則河固不可守況又大河而退守延綏榆林數千百里之內其爲寵及益寧夏去受降不數百里既失受降則寧夏以東之救援不通而東勝不可守大同去東勝亦不數百里既失東勝則大同以西之眾應絕遠而延綏榆林不易守況自延綏徑榆林以至寧夏不下二千餘里而列堡不過二十有三馬步軍不過二萬三千有奇而老羸半之足

以東則自孤山柏林諸堡入中則自平虜懷遠諸堡
入西則自靖遠清平諸堡入又西則西塞諸處直抵
金湯川安邊諸處直抵環慶花馬諸處直抵固原以
至土門塞門山城前城諸處戎險無可據而虜入無
所不可入至於榆林以北東西數千里沙深水小高
不可城深不可塹於此控扼又為難矣朝廷為摻僉
之策直以饒運之難並勞民力疑而未決至往者叔
營之舉則又不過老弱婦女及掩擊漢人虛張罰賞

而已留未開既舉之後所以守禦長久之計是從激
怒虜人以堅其侵犯之心而已幸而宋社有靈虜進
北徙無大猖獗及此無事政宜蓄兵養銳於大同寧
夏以爲東西之援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我國初東
勝之地據三受降城以極形勢內以河曲爲室家使
道路則視昔爲狹而險阻則視昔爲多道路狹則我
易號召而守禦之力專險阻多則彼難進退而奔突
之氣沮喪之上也不然則嚴精銳添築墩堡分布森

列於前諸路之衝而以重兵屯宿於延綏環慶固原諸鎮以備策應聲援以伐賊謀所為畫地而守而敵不與我戰亦其次也至所以任用將帥蓄養士卒其本則在廟堂之上臣聞擇將不可以不精任將不可以不專馭將不可以無法今也輸錢諧價交結保舉若晚唐之債帥可謂擇乎左監右督甲可乙否可謂任乎戎虜如故而先後從事之臣貪冒投緣以濟極品偃蹇遲托詠罰不聞可謂馭乎此弊不能用將也

戰沒者士卒而名數不聞於朝廷克捷者士卒而功賞悉歸於權勢糧有尅减之暴月有斛納之需怨心忿氣充塞胸腹而不可得使邊民不畏寇虜而畏官軍官軍但聞增級之賞不聞退縮之誅甚至襲殺無辜濫虜良善驕心惰氣凝滯眉目而不可得用習山川之利慣骨月之態耐寒好勇陝西土兵可用也始而調募終而調補非其願矣無久戍之苦有安土之便輕險狎戰山西民壯可用也始許為民終永為軍

失其信矣此弊不能養兵也俗遼莫要於屯田而饒沃或兼併於豪強荒瘠或困之於牛種耕歛或奪於私差輸納或脇於包攬衛所有屯田之官而因以侵漁按察有屯田之官而動為姑息如是而兵食困矣俗遼莫要於漕輓輦金駝帑日湧月增上以輸閒中之粟斗出斛入陽禁陰取不能無耗外之科甚至先期預徵急如風火方面有司但知軍需之重而不知有民但知部令之嚴而不知有軍而兵食又困矣有

榷塩之法養兵之永利也率責商以侵利於商賈而
公家不享其寔有虧爵之令用兵之推也名爵虛受
以取媚於權豪而公家徒濫其名竭民脂膏以養兵
而兵未嘗飽塗兵肝腦以衛民而民未嘗安凡此皆
非虜之能敝我而我自敝焉者也猶未也閒有以交
易茶馬賊殺其人者矣間有因貢使入境掠擄其馬
者矣武夫俗流出疆撫諭頑較白丁軍譯接件此皆
易以開邊疆之釁啟戎狄之侮臣以為今日邊事壞

極矣譬如羸弱之人百骸九竅無不受病雖有盧扁華佗卒難措手倘調攝元氣以壯腹心然後瘦腸滌胃則於大收脈肱之效此其轉移蓋在聖心 陛下誠敬守此心無怠無荒慎用此心惇德允元而涵養此心使宿德大人得以輔導啟沃威如雷霆明如日月綱紀必正賞罰必信征斂以藝費出以經罷廟塔之奉絕恩幸之濫杜私門之蠹省坐食之冗以大寬邊撫以大定邊儲凡以設施注厝於關徼邊隙之間

者皆周詳精密如在堂皇之上夫如是則臣所謂本
也臣雖至愚罔思極慮禦戎之道寔莫過此進侍講
入預經筵丁內艱去　孝宗嗣位用廷臣言起原官
修　憲宗實錄鐸據事直書於汪直王越開邊事書
之不諱進南京國子監祭酒上言六事其一言孔廟
從祀請進楊時而黜吳澄尋以師道難盡復請致仕
家居十年論薦益多給事中吳蕣請訪求儒臣有坊
佛程頤朱熹者以鐸名上吏部擬北祭酒　上特陞

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即家起之鐸再疏辭使
者再至李東陽道鐸旨曰日者剡章一入遂契宸衷
平居未嘗周旋疏依動勤顧注而聖心明睿記憶姓
名特加優擢出於常格朝野竦然謂數十年僅見
上方有寤寐英賢之意先生不幡然就道何忍負之
鐸乃行既至謂求退得遂非義所安懇辭以舊官供
職不許十六年輯通鑑纂要以鐸為潤色官乃論然
晉隋胡元之紀識者韙之大筆顧從芟除悉稽之公

修治圯廢諸生貧困者有給死者資其賻塋北所建
白皆師古戰屹不可移以疾乞致仕去館諸生詣闕
留者千八正德三年會推卷用事矯令致仕卒贈尚
書謚文肅鄉人方孝孺頸身滅族沉鬱百年釋不避
忌諱收綴遺文行於世所著有續西山讀書紀伊洛
淵源續錄四子釋言赤城志方石文集數種
張芹江西新淦人戍籍遼東年十三選充衛學生益
務樹立雖家故貧甚落落自豪三舉不遇見大人道

于幹幕欣然有懷於疆場之事多所討論遍歷宣大
閱西諸鎮欲持戈建功名積二年伏闕歸進左理舊
業成化乙酉領山東鄉薦壬辰成進士擢户科給事
中奉勅閱視邊防巡牧馬草場有貴璫挾老奸侵越
無筭力請置之法時昭德貴妃寵冠後宮其兄弟萬
選指縱妻出入掖庭勢撼京師中官梁芳等結妖僧
繼曉干撓國是中外洶洶寿獨抗疏論之被逮繫詔
獄頼 憲宗感悟釋復其官 孝宗登阼上封事指

作貴近一無所避及三原王端毅柄政銓府薦補太
理寺丞劉文穆在內閣素忌之諷御史論奏不請刑
名端毅其深力辨竟格內旨調南京光祿寺少卿久
之陞南京鴻臚寺卿庚申北虜大舉犯榆林守邊敗
績太宰倪文毅薦其參都巡撫其地至則先仔卯陳
六官軍隨馬諸路將領分布兵馬為十路各定部署
從采擾軍勢大振虜分兵從狀盻探甲胄為將卒先
已而諸酋率精兵四十萬壓境衆請撤兵避其不可

令各路出兵迎敵虜帳里許堅壁持之壽從容麾指飲食如無事虜疑引去邀擊虜首一百七十級斬獲達馬牛羊器械無算捷聞　孝宗勅褒賜賚優渥駐延綏積戰馬三萬足月省費二十七萬地方幾危後安同事者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賞壽曰吾子弟索裝耕讀豈貽方馬不許癸亥滿九載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德初逆瑾竊柄矯勅令矜來登官不得妄言朝廷政事閉讀畢壽正色諭十三道

曰言路其可閉乎值南京臺諫以言事忤瑾捕逮壽

上疏論救不報壽罷歸瑾復搜劾前任事械繫下獄

諷所司文致罰米三百石輸居庸監築進納貧不能

完瑾誅獲釋陝西鎮守太監廖堂恃勢嚚張人人重

足立吏部尚書楊一清起壽巡撫壽至陝堂畏斂戢

舉陞南京兵部右侍郎陝人德之比去泣留擁輿移

日不得行乙亥進南京刑部尚書懇疏九上得致仕

貧不能歸流寓南京卒無以殮行路嗟嘆壽性孤特

不務訐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直言無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戒代勿作刑官枉人而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大學士楊文襄擢壽有趙清獻之清張忠定之定且稱為儒將人以宋王素為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為朝廷愛惜程明道為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本仁得之矣

石匱書曰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譬如夏月之蠅

見冰槃則殭死冰未嘗搦之使殭也而蛇不能自活則潔冽之氣有以大服之也吳文定諸君子其氣霜雪而亦夏月之冰也乃婦寺權奸嫉之害之禁錮之而卒不能害之若其亦夏蛇自殭之理也小人故多術乎哉